

时光

儿时棒冰,一口咬进夏天

□谢春芳(上海)

在那个没有空调、风扇也只是奢侈品的年代,弄堂里的夏天,总是以一种原始而热烈的方式存在着。烈日高悬,将青石板路烤得滚烫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慵懒而焦躁的气息。然而,就在这份酷热之中,却总有一抹清凉,悄悄地渗透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,那就是——棒冰。

每当夏日的午后,阳光变得格外刺眼,整个世界似乎都被热浪所包围,大人们或躲在树荫下乘凉,或摇着蒲扇闭目养神,而我们这些小孩子,则像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小鹿,在弄堂里追逐嬉戏,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乐趣。这时,一阵清脆悦耳的吆喝声总会适时地响起,“卖棒冰嘞,清凉解暑的棒冰嘞!”

这吆喝声,对于我们来说,无异于天籁之音。我们立刻停下手中的游戏,相互对视一眼,然后不约而同地撒腿就跑,仿佛生怕错过了什么珍贵的宝藏。

我飞快地跑回家,再跑出来,手里紧紧攥着奶奶刚刚给我的两毛钱。那两毛钱,在当时看来,简直就是一笔巨款,足以让我享受到夏日里最奢侈的快乐。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卖棒冰的小贩面前,望着他那个装满五颜六色棒冰的箱子,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
小贩笑眯眯地看着我,从箱子里拿出一根我

最爱吃的棒冰。那是一根普通的白糖棒冰,没有华丽的包装,也没有复杂的口味,但在我眼中,它却是夏日里最珍贵的宝物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棒冰,生怕它会在我的手心里融化。然后,我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了下去,那冰凉的甜蜜瞬间在口腔中爆开,仿佛一股清泉涌入了心田,将所有的炎热与烦躁都冲刷得一干二净。

那一刻,我仿佛一口咬进了夏天,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满足。棒冰的甜,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,更是心灵上的慰藉。它让我忘记了夏日的酷热,忘记了弄堂里的喧嚣,只沉浸在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之中。

吃完棒冰后,我满足地舔了舔嘴唇,在弄堂里继续奔跑嬉戏。阳光依旧炽烈,但我的心却因为那根棒冰而变得格外清凉与宁静。

如今,岁月流转,我已长大成人,离开了那条充满回忆的弄堂。但每当夏日来临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关于棒冰的日子。那些冰凉的甜蜜,不仅是我儿时夏日的解暑佳品,更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幸福印记。它们如同一串串闪亮的珍珠,串联起我童年的点点滴滴,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美好与幸福。那份关于童年的纯真与快乐,将永远伴随着我,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。



荷叶田田。摄影 陈玲

微生活

荷塘月色映餐桌

□黄敏(湖北武汉)

步入超市,冷气挟着果香迎面而来。目光却被鲜花区的一抹翠绿牵引。转角处,几束荷花静立,宣纸般素白的花瓣护着鹅黄蕊,由印着《爱莲说》文字的淡黄色纸张包裹,平添了几分雅致的书卷气。

一旁的水盘中,睡莲舒展碧玉般的圆叶,如浮在水面的绿伞。一枚荷花花苞蜷于叶侧,慵懒地倚着盘壁,仿佛沉溺美梦、不愿醒来的少女。

想不到这超市里居然还有这么新鲜的荷叶卖,这荷叶不光好看还能做菜,我便选了几片鲜嫩的带回家。厨房里,洗净的荷叶在沸水中轻焯。淘米煮饭的间隙,手上不停:香菇片切得轻透,姜削成细丝,洋葱切成小粒,鸡肉斩成匀称小块。诸般食材汇入碗中,撒少许盐与白胡椒粉,淋入生抽、料酒,加一勺淀粉与些许糖,手指轻拢慢捻,直至每块鸡肉都裹上均匀的调料。等待腌制的时光,洗净的虫草花与红枣相互映衬,为即将成型的菜肴预添了诱人的色彩。

约莫半小时后,将焯软的荷叶铺于蒸笼底,其上摊开蒸好的米饭,再将腌好的鸡肉与配料妥妥码放。盖紧笼盖,开火。水汽升腾间,厨房渐渐被荷叶特有的清香萦绕。

蒸制二十分钟,揭盖。裹挟着荷香的热气扑面而来。墨绿的荷叶衬着莹白的米饭,鸡肉泛着琥珀般的光泽,香菇吸饱了汤汁,红枣变得软糯。夹起一块鸡肉,入口嫩滑,齿颊间游走着荷叶的清气。米饭则吸满了肉汁与荷香,嚼劲十足,滋味令人愉悦。

入夜,暑气稍褪,漫步于公园荷塘畔。眼前的景致令人沉醉:荷叶如碧波般铺展至远方,粉白荷花或盛放或含羞,在晚风中轻曳。月光为她们披上银纱,水面倒映着绰约花影,宛如一幅灵动的水墨长卷。望着这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盛景,周敦颐笔下的名句自然浮现心间。这些流传千年的诗句,早已融入观荷的体验,无论何时遇见,总能将眼前之美与古人的诗意悄然相连。

荷花之美,源自超市花束的雅致,源自餐桌蒸笼的清香。从荷塘月色的浪漫,到瓶中清澈的幽韵,姿态万千,无不引人沉醉。即便花瓣零落,残荷静立水面,也别具萧疏的诗意。愿如这荷,无论盛放或凋零,皆有其美,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精彩。

随笔

星光下的期盼

□李成林(安徽六安)

夏夜,我躺在门口场院的竹床上,望着满天星斗。那星星像是被人胡乱撒下的一把盐,密密麻麻地铺在深邃的天空。竹床的缝隙硌得脊背生疼,蚊虫也见缝插针,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,但我却不愿挪动半分,生怕惊扰了这难得的清凉。

邻居程家的喜子比我大两岁,他总说天上的星星是仙子点的灯。前天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今夜有流星雨,要带我去西山上。我满心欢喜,从午后便开始盼着,连晚饭也吃得心不在焉。

“又不好好吃饭。”母亲用筷子敲我的碗沿,“魂又被勾走了?”

我慌忙扒拉完碗里的饭,丢下碗就往外跑。母亲在身后喊:“不要玩太久!”

喜子已在槐树下等我。他只穿一条裤头子,手里攥着个破旧的铁皮手电筒。见我,他咧嘴一笑,“走!”

我们沿着田埂往西山去。月光很淡,照得秧苗泛着银光。田里的蛙声此起彼伏,像是在为我们奏乐。喜子走在前面,手电筒的光圈在泥路上跳动,惊起几只萤火虫,绿莹莹的光点四散开来。

“快看!”喜子突然停下,指着天空。一道银线划过夜幕,转瞬即逝。我还没来得及许愿,它便消失了。接着是第二道、第三道……流星越来越多。

我们躺在山坡的草地上,仰着脸数流星。喜子说每颗流星都是仙子的眼泪,落到人间就会变成宝石。我问他见过宝石吗,他摇摇头。

夜露渐重,草叶上的水珠沾湿了衣裳。喜子突然坐起身,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塞给我。是个玻璃瓶,里面装着几只萤火虫。

“给你。”他说,“比星星实在。”

我捧着瓶子,看那些小虫在里头忽明忽灭。喜子的脸在微光中显得格外清晰。

山下的村庄传来几声狗吠,远远地,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。

回去的路上,喜子走得很快。我跟在后面,萤火虫在瓶子里撞来撞去。走到村口时,他突然转身对我说:“我明天要走了。”

“去哪?”

“城里。我舅在那边做工,说能带上我。”

我愣在原地,月光照着他的背影。

那晚之后,我再没见过喜子。他走得很突然,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去了哪个城市。我常望着星空发呆,想着他是否也在某处看着同样的星星。萤火虫在瓶子里没活过三天,我没有舍得丢掉那个空瓶子。

如今四十年过去,老屋早已不在,竹床也不知所踪。城里的灯光太亮,星星都躲起来了。偶尔回乡,我仍会去西山躺一会儿。草还是那么扎人,只是再没有流星雨,也没有人告诉我仙子的眼泪会变成宝石。

前日收到老家捎来的信,说程婶走了。信里附了张照片,是整理遗物时发现的——喜子站在某个工地上,身后是钢筋水泥的森林。照片已经泛黄,他脸上的笑容却清晰可见,两颗虎牙依然那么白。

我把照片对着灯光细看,突然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个东西——是一个桃核,用红线穿着。那是我十二岁生日时送给他的。

夜风吹动窗帘,带来一丝凉意。我抬头望向窗外,竟看见一颗流星划过。这次我许了愿,却不是为自己。